

山彥學校

日本 山形縣山元村中學校學生的生活記錄

無着成恭 編



山彦學校

日本 山形縣山元村中學校學生的生活記錄

無着成恭 編



光明書局出版

本書根據：東京青銅社一九五二年增訂版譯出。

山 彥 學 校

編 者 無 着 成 恭

譯 者 汪 向 榮

出 版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 刷 者 大 亞 印 書 館

一九五三年七月發排 定價 6,0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出版 1—10,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一號

序

坪田讓治

無着先生，雖然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是說他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人，那是決不會錯的，不信，你把這本書看一遍吧！到現在為止，你見到過這樣好的文集嗎？我們可以在這一些有意義的文字中，看到寫這些文字的孩子，是多麼善良，純樸，天真，正直的孩子呀，他們既不怕冷，又不畏暑，真像宮澤賢治那首：『連雨也不怕』詩裏面的孩子。這些孩子，就是下一個時代的主人翁。將來這個時代，就要建築在這一羣可以寄托的、有爲的孩子們那些純樸的心情上的。

這裏面，江口江一君所寫的『母親死了以後』是去年得到文部大臣賞的一篇。這篇文章實在太好了，你可以讀一下。我曾經不知看了幾次，每讀一遍，就禁不住淚流如珠。

無疑的，『聽吧！冤魂的呼聲！』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但是，我並不想拿這兩本書來相提並論，因為那本書中所寫的，正是在酷寒中的我國；可是這一本書中我們所能見到的，却是一種春天快要來臨的情形。孩子們，下一個時代就是我們日本的春天。我

們不但有這樣的孩子，而且在東北那樣的深山中，還有像無着先生那樣的老師，隨時都在激勵，教導孩子們：

『無論什麼時候，都要團結起來！』

黑暗不能使我們低頭，

我們，祇知道爲真理而努力！

勞動，是我們所熱愛的。

對什麼，都得問一個清楚，

隨時隨地，都要探求更好的方法！』

我想，我們國家的春天是快要來到了吧！所以，看了這本書以後，應該號召全國的孩子們，拿這些話來激勵他們，團結起來，爲再建我們的國家而努力吧！

一九五〇年十月

給本書的讀者們

全國的讀者們！你們每天都是快快樂樂的生活着吧，有沒有因為生病而不去上學的？有的話，希望這些小朋友們早些把病治好，恢復他原有的健康。

我們學校裏，可以說是沒有因病而請假，休學的；就是有，那種病，不是由於屋頂上掉下來摔壞了腳，也就是從栗樹的樹枝上滾下來以後把手打傷那種情形。這種病假，在我們學校中，每天總有百分之二十左右。這種病假，也可以說是因為家事而請的假。

因此，我們在上學的日子，都是精神飽滿，生氣勃勃的；連小學一年級的小朋友們，也活活潑潑地吹着口哨和高年級的小朋友們一同上學校。

全國的讀者們！

你們都幹些什麼呢？

我們寫了這些文章，同時也希望能和全國的小朋友們保持聯系，時常地通信。我們在社會教科書上，曾經讀到：『靜岡○出產的橘子最有名』這句話。可是，因為我們不

知道橘子是長在什麼樹上的，橘子是什麼樣的東西，所以對這一課完全不發生興趣。並且，靜岡的橘子在我們村裏，每個要賣到十元左右。爲什麼要賣十元左右，我們也莫名其妙。這一些，我們想如果和靜岡的小朋友們，能有通信聯系的話，一定能由於得到他們的告訴，而立刻明白的。

到現在，已經和我們開始有通訊、友誼聯系的有：岐阜、縣水野先生的一級，兵庫縣八木先生的一級和愛知縣豐川中學校的小朋友們，橫濱，長野，新潟，乃至相隔一海的香川縣，熊本縣的小朋友們，甚而連在北海道的「霧裏的孩子」們等。

去年，我們曾經想送一些這裏的土產——栗子給全國的小朋友們。但是因爲出了虫，栗樹的葉和實，都在六月裏給蛀空了，一個栗子也沒有結成；因此我們也沒有能送給大家。不過這並不是我們的失約，所以還要請大家原諒。

今年，還有這種虫，所以山上的樹怕都要枯死。像柿樹那樣種植較晚的樹，一經虫

◎ 靜岡，日本的縣名，在日本中部沿濤太洋。那裏出產的橘子是最有名的。——譯者。

◎ 岐阜、兵庫、愛知、橫濱、長野、新潟、香川、熊本、北海道，都是日本的縣名。岐阜、愛知、長野在本州島的中部，名古屋就在愛知縣。橫濱在東京附近，兵庫在本州島的南部，神戶就在兵庫縣，新潟在本州島的北部。香川、在四國島上，熊本在九州島上，北海道在日本的最北面，都和本州島上的山形縣隔了海的。——譯者。

災就完全不中用了；其他山上的樹，它們結實的時間，也不過三年左右，如果在這三年中而繼續受到虫害的話，也就要枯死了。因為這樣，所以今年我們準備用我們的力量來根絕這些虫害，我們給烏做了巢箱，也想了捉虫的方法。不過就這樣，對今年的栗樹能不能結實這一事，還不敢說一定。假使能結的話，一定送給小朋友們。

還有其他不能送給小朋友們的土產有通草、山百合等。有一位德永直先生，在他寫的：『安眠吧！吾妻。』的小說中說，通草和山百合都是不好吃的東西；那是不可靠的，實際上是好吃極了。或者因為他不懂怎樣去做，所以弄得不好吃了吧！譬如說，通草的皮是帶有苦味的，所以要先放在沸水中煮，這樣換幾次水以後，浸幾天再曬乾，吃的時候就不會再有苦味了。為什麼一定要放在沸水中煮、浸再曬乾之後才能去掉它的苦味呢？我們不知道，老師也不知道，誰也不知道。

我們又曾經在老師給我們看的書中看到，有一位叫葉山嘉樹先生，他所寫的『山崩』，簡直是使我們嚇了一跳。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可以說是生活在日本最高山地上的孩子們了，我們的村子，在海拔一五〇〇米以上；你說，住在這樣高山地上的我們，聽了『這樣高的地方能住人嗎？』這句話時，能不大吃一驚嗎？

你說，山形縣不也住了人嗎？

全國的讀者們！

小朋友們，我們要和你們更進一步的加強我們之間的聯系，鞏固我們之間的友誼；假使我們能不斷地通信的話，對於我們的功課也是有益的吧！我們希望日本全國的小朋友們，不僅僅是上面所列舉的一些小朋友們，大家都和我們來通信聯系吧！

山元中學校二年級全體同學

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

目次

序	坪田讓治	一
給本書的讀者們	山元中學校二年級全體同學	三
雪(詩)	石井敏雄	一
母親死了以後	江口江一	二
雨(詩)	佐藤代里子	九
炭山	石井敏雄	三
毛蟲(詩)	高野武	四
山(詩)	佐藤清之助	五
回憶我父親	江口俊一	六
醫院的生活	上野菊江	三

長靴(詩).....	川合哲男 三
早晨(詩).....	小笠原誠 三
夜(詩).....	橫戶智子 四
捉兔子.....	川合末男 四
兔子(詩).....	平吹光雄 五
白薯(詩).....	橫戶春子 五
搬杉皮.....	江口左女 五
麻雀的巢.....	村上幸重 六
三輪腳踏車.....	川合貞義 六
從學級日記中選出的	
1. 雜誌爲什麼要停刊.....	長橋朝惠 七
2. 做一個怎樣的孩子.....	門間君江 七
我的家.....	門間綺麗子 七
旅行及其他.....	木川進 八
	阿部三春 八

燒不着的樹根(詩).....	川合 實 九二
土豆蛋(詩).....	須藤 眞佐江 九四
買教科書的錢.....	川合 八惠野 九六
搗糠(詩).....	小笠原 弘子 一〇〇
中午(詩).....	長橋 文子 一〇二
採蕨.....	江口 久子 一〇三
稻.....	川合 濱子 一〇三
田.....	小笠原 勉 一〇四
我想些什麼.....	佐藤 藤三郎 一〇五
學校裏究竟需要多少錢?.....	第一 班 一二三
黑市.....	川合 義憲 一二六
冷(詩).....	門間 三千代 一二三
燒炭日記.....	佐藤 藤三郎 一二四
我們長大以後.....	橫戶 惣重 一二五
爐邊雜談一.....	大宮 彌助 一二六

二、	門間善三郎	一六五
三、	川合花美	一六六
四、	大風盛幸	一六六
五、	川合和雄	一六七
六、	長橋勝惠	一六八
七、	前田秋子	一六九
八、	清野百合子	一七〇
九、	長橋朝惠	一七一
十、	門間綺麗子	一七二
十一、	川合秋雄	一七三
隨睡(詩)	門間照榮	一七四
寒冷的冬天(詩)	門間君江	一七五
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代跋)	無着成恭	一七六
譯後記		一七八

雪

雪，不斷的在下，
人們，
就生活在這下面。



石井敏雄

母親死了以後

江口江一

一 我的家

我家窮得很，就在山元村中，也可以算得上是最窮苦的一家了。明天，是我母親五七的忌日，使我又不禁想到種種關於我母親和家裏的事了；因此，我就想記一些關於我家的事情。

明天，我不能不和最小的弟弟——二男分別了；二男，他現在已是小學三年級的學生，自從母親去世以後，他就聽着我的話。雖然他是這樣的幼小，可是他卻從來不哼一聲，也不說一句不樂意的話，就幫着把柴火掙了回家，所以我想，就是上木澤村舅父家去，他一定也會咬緊牙關，爭氣到長大的。

津惠子，本來在家族會議中決定也要在明天五七週忌的那一天，跟着山形的舅父上他家去的，但是因為她從母親死後，一直就患着百日咳，現在還躺在床上，最近才稍好一些，所以決定等她病好了以後再去。

這樣一來，家裏面就祇剩下一個今年已經七十四歲，除了煮飯以外，什麼也不能幹的祖母和我——中學二年級生兩個人了。

二 母親的死

爲什麼我們兄弟姊妹不能不分離四散呢？說起來，就不能不歸因於母親的死和家境窮困兩個原因。

我家裏祇有三段步^①的旱地和一些宅基，靠這三段步的旱地，而要把我們一個個的養大成人，這是我母親心心念念的事。

母親，是一個身體並不十分結實的人，不過因爲時常惦記着：「我死了，這家怎麼辦？」所以對於她自己的健康，就十分的重視。因爲家境貧窮，不能不時常去麻煩別人，或從村政府中領了些救濟費來維持生活；這樣子，在她是很不樂意的。她總想不去麻煩別人，靠自己的力量來生活；因此在不知不覺之中，就說不定因爲過份的操勞而得了病。從去年我在中學一年級的時候起，就在事前得到了無着先生的許可，常常請假回家，幫助母親幹一些笨重的活。雖然這樣，究竟因爲一家的生活担子還沒有壓在我肩

① 數步，是舊本計算地積的單位，也稱爲反步，每一數步大約相當於我國的一丈，市制左右。——譯者。

上，所以心裏也沒有什麼別的感覺。可是我母親呢？她雖然沒有幹這些笨重的活，可是一連串的問題，像：「怎樣才能活下去？」「拿什麼錢去繳稅？」「那裏去弄些錢來領配給米？」等却一個一個的壓在她身上，加重了她的憂慮。

就在她進了醫院，快要死的時候，她還念念不忘她所種的那些東西和家裏的事，所以我去探病時，她就問我：「柴火都堆足了嗎？」「蘿蔔種了沒有？」「白菜長了吧！」我見到這情形，就不禁想到「母親是一定不會好的了！」所以把想抑止住的眼淚也流了出來。再加上家裏的事又縈繞在我腦中，所以也顧不到探病，就一句話也不說，急匆匆的回家了。

我也曾想把悲哀壓下去。振作起來，但是悲哀還是能在不知不覺中流露了出來。例如在母親過世的前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境分團的小朋友們來幫我忙，還沒有動手，剛對我說一句：「境分團自治會昨晚開會……」時，他們就發覺我有些垂頭喪氣，勸我不要太悲傷，讓我提起精神來。以後他們又幫我措柴火；本來我一個人不知要措幾天也完不了的，現在半天就完了。

第二天，就是我這一生中永遠忘不了的十一月十三日的晚上，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忽然由母親所住的村診療所，通知六角的叔父，再由叔父那裏通知我，你母親很危險